

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

郭承嘏 張庚 劉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

郭承嘏

郭承嘏，嘗寶惜法書一卷，每攜隨身。初應舉，就雜文試。寫（「寫」原作「駕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畢，夜猶早。緘置篋中，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貼。卻歸鋪，於燭籠下取書貼觀覽，則程氏宛在篋中。計無所出，來往於棘闈門外。見一老吏，詢其試事，具以實告。吏曰：「某能換之。然某家貧，居興道里，倘換得，願以錢三萬見酬。」承嘏許之。逡巡，齎程試入，而書貼出，授承嘏。明日歸親仁裡，自以錢送詣興道里。疑問久之，吏家人出。以姓氏質之，對曰：「主父死三月，力貧，未辦週身之具。」承嘏驚歎久之，方知棘圍所見，乃鬼也。遂以錢贈其家。（出《尚書談尋》。）

張庚

張庚舉進士，元和十三年，居長安升道里南街。十一月八日夜，僕夫他宿，獨庚在月下。忽聞異香滿院，方驚之，俄聞履聲漸近。庚屣履聽之，數青衣年十八九，豔美無敵，推門而入，曰：「步月逐勝，不必樂游原，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。」遂引少女七八人，容色皆豔絕，服飾華麗，宛若豪貴家人。庚走避堂中，垂簾望之。諸女徐行，直詣藤下。須臾，陳設床榻，鸚盤玉尊杯杓，皆奇物。八人環坐，青衣執樂者十人，執拍板立者二人，左右侍立者十人。絲管方動，坐上一人曰：「不告主人，遂欲張樂，得無慢乎？既是衣冠，邀來同歡可也。」因命一青衣傳語曰：「娣妹步月，偶入貴院。酒食絲竹，輒以自樂，秀才能暫出為主否？夜深，計已脫冠，紗巾而來，可稱疏野。」庚聞青衣受命，畏其來也，乃閉門拒之。青衣扣門，庚不應，推不可開，遽走覆命。一女曰：「吾輩同歡，人不敢預。既入其門，不召亦合來謁。閉門塞戶，羞見吾徒，呼既不來，何須更召。」於是一人執尊，一人紉司。酒既巡行，絲竹合奏。馥馥芳珍，音曲清亮。庚度此坊南街，盡是墟墓，絕無人住；謂從坊中出，則坊門已閉。若非妖狐，乃是鬼物。今吾尚未惑，可以逐之。少頃見迷，何能自悟。「於是潛取搯床石，徐開門突出，望席（「席」原作「塵」，據明抄本補。）而擊，正中台盤，紛然而散。庚逐之，奪得一盞，以衣繫之。及明視之，乃一白角盞，奇不可名。院中香氣。數日不歇。盞鎖於櫃中，親朋來者，莫不傳視，竟不能辨其所自。後十餘日。轉觀數次，忽墮地，遂不復見。庚明年，進士上第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劉方玄

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，夜宿江岸古館。廳西有巴籬隔之，又有一廳，常扃鎖。雲，多怪物，使客不安，已十年不開矣。中間為廳，廊崩摧。郡守完葺，至新淨，而無人敢入。方玄都不知之。二更後，月色滿庭，江山清寂。唯聞籬西有婦人言語笑詠之聲，不甚辨。唯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，言曰：「往年阿郎貶官時，常令老身騎偏面驕，抱阿荊郎。阿荊郎嬌，不肯穩坐。或偏於左。或偏於右。附損老身左膊。至今天欲陰，則酸疼焉。今又發矣。明日必天雨。如今阿荊郎官高也，不知有老身無？」復聞相應答者。俄而有歌者，歌音清細，若曳縷之不絕。復吟詩，吟聲切切，如含酸和淚之詞，不可辨其文。久而老青衣又曰：「昔日阿荊郎，愛念青青河畔草，今日亦可謂綿綿思遠道也。「僅四更，方不聞。明旦果大雨。呼館吏訊之，吏云：「此西廳空無人。「方敘賓客不敢入之由，方玄因令開院視之，則秋草蒼占沒階，西則連山林，無人跡也。啟其廳，廳則新淨，了無所有。唯前間東柱上有詩一首，墨色甚新。其詞曰：「爺娘送我青楓根，不記青風幾回落。當時手刺衣上花，今日為灰不堪著。「視其言，則鬼之詩也。館吏雲，此廳成來，不曾有人居。亦先無此題詩處。乃知夜來人也，復以此訪於人，終不能知之。（出《博異記》）。

光宅坊民

元和中，光宅坊民失姓名，其家有病者。將困，迎僧持念，妻兒環守之。一夕，眾彷彿見一人入戶，眾遂驚逐，乃投於甕間。其家以湯沃之，得一袋，蓋鬼間取氣袋也。忽聽空中有聲，求其袋，甚哀切，且言「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。」其家因擲還之，病者即愈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淮西軍將

元和末，有淮西軍將，使於汴州，止驛中。夜久，眠將熟，忽覺一物壓己，軍將素健，驚起，與之角力，其物遂退，因奪得手中革囊。鬼暗中哀祈甚苦，軍將謂曰：「汝語我物名，我當相還。」鬼良久曰：「此蓄氣袋耳。」軍將乃舉臂擊之，語遂絕。其囊可盛數升，絳色，如藕絲，攜於日中無影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郭翥

元和間，有郭翥者，常為鄂州武昌尉。與汴國劉執謙友善，二人每相語，常恨幽顯不得通。約先沒者，當來告。後執謙卒數月，翥居華陰。一夕獨處，戶外嗟吁，久而言曰：「聞郭君無恙。」翥聆其音，知執謙也，曰：「可一面也。」曰：「請去燭，當與子談耳。」翥即撤燭，引其袂而入，與同榻，話舊歷歷然。又言冥途（「途」原作「話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罪福甚明，不可欺。夜既分，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，須臾不可受。即以手而捫之，其軀甚大，不類執謙。翥有膂力，知為他怪，因攬其袂，以身加之，牢不可動，掩鼻而臥。既而告去，翥佯與語，留之將曉，求去愈急，曰：「將曙矣，不遣我，禍且及予。」翥不答，頃之，遂不聞語。俄天曉，見一胡人，長七尺餘，如卒數日者。時當暑，穢不可近。即命棄去郊外，忽有裡人數輩望見，疾來視之，驚曰：「果吾兄也，亡數日矣，昨夜忽失所在。」乃取屍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裴通遠

唐憲宗葬景陵，都城人士畢至。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裡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。及歸，日晚，馳馬驟。至平康北街，有白頭嫗步走，隨車而來，氣力殆盡。至天門街，夜鼓時動，車馬轉速，嫗亦忙遽。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，其中有哀其奔迫者，問其所居，對曰：「崇賢。」即謂曰：「與嫗同里，可同載至里門耶？」嫗荷愧，及至，則申重辭謝。將下車，遺一小錦囊。諸女共開之，中有白羅，制為逝者面衣四焉。諸女驚駭，棄於路。不旬日，四女相次而卒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鄭紹

商人鄭紹者，喪妻後，方欲再娶。行經華陰，止於逆旅。因悅華山之秀峭，乃自店南行。可數里，忽見青衣婦，年二十餘，

意，欲暫邀（「邀「原作」命「，據明抄本改。」）君。」紹曰：「何人也？」青衣曰：「南宅皇尚書女也。適於宅內登台，望見君，遂令致意。」紹曰：「女未適人耶？何以止於此？」青衣曰：「女郎方自求佳婿，故止此。」紹詣之，俄及一大宅，又有侍婢數人出，命紹入，延之於館舍。逡巡，有一女子出，容質殊麗，年可初笄，從婢十餘，並衣錦繡。既相見，謂紹曰：「既遂披覲，當去形跡，冀稍從容。」紹唯唯隨之，復入一門，見珠箔銀屏，煥爛相照，閨闈之內，塊然無侶。紹乃問女：「是何皇尚書家？何得孤居如是耶？尊親焉在？嘉偶為誰？雖荷寵招，幸祛疑抱。」女曰：「妾故皇公之幼女也。少喪二親，厭居城郭，故止此宅。方求自適，不意（「意「原作」偶「，據明抄本改。」）良人，惠然辱顧。既愜所願，何樂如之？」女乃命紹升榻。坐定，具酒榖，出妓樂。不覺向夕。女引一金缶獻紹曰：「妾求佳婿，已三年矣。今既遇君子，寧無自得。妾雖慚不稱，敢以金缶合巹，願求奉箕帚，可乎？」紹曰：「餘一商耳。多游南北，惟利是求，豈敢與簪纓家為眷屬也。然遭逢顧遇，謹以為榮，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。」女乃再獻金缶，自彈箏以送之。紹聞曲音淒楚，感動於心。乃飲之交獻，誓為伉儷，女笑而起。時夜已久，左右侍婢，以紅燭籠前導成禮。到曙，女復於前閣，備芳醪美饌，與紹歡醉。經月餘，紹曰：「我當暫出，以緝理南北貨財。」女郎曰：「鴛鴦配對，未聞經月而便相離也。」紹不忍。後又經月餘，紹復言之曰：「我本商人也，泛江湖，涉道途，蓋是常也。雖深承戀戀，然若久不出行，亦吾心之所不樂者。願勿以此為嫌，當如期而至。」女以紹言切，乃許之。遂於家園張祖席，以送紹，乃橐囊就路。至明年春，紹復至此，但見紅花翠竹，流水青山，杳無人跡。紹乃號慟，經日而返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。

孟氏

維揚萬貞者，大商也，多在於外，運易財寶以為商。其妻孟氏者，先壽春之妓人也，美容質，能歌舞。薄知書，稍有詞藻。孟氏獨游於家園，四望而乃吟曰：「可惜春時節，依然獨自游。無端兩行淚，長祗對花流。」吟詩罷，泣下數行。忽有一少年，容貌甚秀美，逾垣而入，笑謂孟氏曰：「何吟之大苦耶？」孟氏大驚曰：「君誰家子？何得遽至於此，而復輕言之也？」少年曰：「我性落魄，不自拘檢，唯愛高歌大醉。適聞吟詠之聲，不覺喜動於心，所以逾垣而至。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，而我亦或可以強攀清調也。」孟氏曰：「欲吟詩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浮生如寄，年少幾何？繁花正妍，黃葉又墜。人間之恨，何啻千端。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。」孟氏曰：「妾有良人萬貞者，去家已數載矣。所恨當茲麗景，遠在他方。豈惟惋歎芳菲，固是傷嗟契闊。所以自吟拙句，蓋道幽懷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」少年曰：「我向聞雅詠，今睹麗容，固死命猶拚，且責言何害？」孟氏即命箋，續賦詩曰：「誰家少年兒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終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」少年得詩，乃報之曰：「神女得張碩，文君遇長卿。逢時兩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」自是孟氏遂私之，挈歸己舍。凡逾年，而夫自外至。孟氏憂且泣，少年曰：「勿爾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」言訖，騰身而去，頃之方沒，竟不知其何怪也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